

大師與校花 (七)

(本文插圖刊第47、48頁)

● 戚宜君 (本誌特約撰述)

却喜長空播玉音

若說郁、王仳離後，郁達夫拖着沒娘的孩子郁飛，在新加坡過着悲痛、悽苦與落寞的生活，那倒也未必，頂多祇不過是一個極短暫的時間而已；因為沒隔好久，一位青春貌美的李筱英小姐，便闖進了郁達夫的生活與生命裏了。

李筱英，又名李小英或李嘯音，原籍福州，在上海長大，受過高等教育，是暨南大學文科畢業，中英文造詣均佳，能說英語、滬語，國語更是十分標準，聲音像是銀鈴一般，使得郁達夫深為陶醉，曾對人言：「想不到女性美好的聲音，竟是如此的迷人！」

不止是聲音好聽，李筱英的形貌也十分漂亮，她是屬於聰明、活潑、亮麗、能幹那一型的女人，比起王映霞那種他認為是屬於華麗、媚艷、虛榮，還多少帶了一點幼稚與無知的形體美，自是迥然不同。

李筱英當時任職於新加坡英國殖民當局的新聞部，與郁達夫還有一些工作上的往來及協助，自然又增加了此女在郁達夫心目中的價值。

尤其是李筱英當時也剛好和她丈夫離婚，二十六七歲的離婚婦人，風姿綽約，具有一種成熟的風韻；而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婚變鬧得盡人皆知，一個是怨婦，一個是四十四歲的鰥夫，雙方都受過婚姻的痛苦，正所謂同病相憐，因此更多了一層契合的條件。

「一旦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繩」，起先郁達夫就認識李筱英，待至郁、王仳離，王映霞隻身返國後，李筱英與郁達夫的交往便頻繁了起來；由於受了王映霞情感折磨的教訓與痛苦，對於漂亮而又有學問的女人，郁達夫心裏不斷興起一種莫名其妙的戒心，因此在李筱英主動與他親近，並介紹他擔任英國在新加坡殖民當局所辦的華僑週報主編時，雖然彼此來往日益密切，郁達夫只承認這是一種長輩與晚輩的情感。

李筱英剛剛鬧過桃色糾紛，行為非常惹人注目；郁達夫的漂亮太太業已離他而去，也是盡人皆知的事。反正兩人都是新加坡藝文圈子裏熟知的浪漫人物，用不着避什麼嫌疑，於是郁達夫便把自己的書房讓給了李筱英居住，從此一同出門上班，形同夫婦，一般人都說：「物以類聚，不

足為奇。」英國人則說是：「同一樣羽毛的鳥兒往一處飛嘛！何必大驚小怪！」

郁達夫對朋友們說李筱英是他的乾女兒，朋友們也懶得去追根究底，有些人也會勸他何妨正式與李女結婚，郁達夫還曾正經八百的說：「誼屬父女，豈可亂倫！」

然而兩人的關係，剛解人事的郁飛感覺得最為真切，他說父親經常與李阿姨去舞廳跳舞，到椰林中散步，也經常去看一些談情說愛的電影；而李筱英更時而帶着郁飛出外遊樂，逛街，坐冷飲室，並打算花一個月薪水，買一架望遠鏡供郁飛夜觀星象。處處刻意的討好這個小不點兒，而郁飛的幼小心靈中，深怕她奪走了父親的愛，因而始終對她採取敵視與排斥的態度。

郁達夫暱稱李筱英為「李維」，時常用德語當着兒子的面對李女表示愛意，郁飛雖然聽不懂德語，但他直覺的感受到父親與李阿姨之間的關係已經非比尋常了。

珍珠港事變之後，日軍積極南進，新加坡危在旦夕，李筱英轉任新加坡廣播電臺的華語播音員，郁達夫便經常以收聽廣播為樂，到了民國三

十一年元旦，伊人便隨服務的電臺撤退至爪哇島了。

稍後戰火迫近，郁達夫拜託原籍重慶的尤夫人盧蘊伯，趁返國之便帶郁飛前往重慶，交託老長官陳公治代為照顧，那時福州已經淪陷，陳公治已至重慶擔任行政院秘書長了。

郁飛與尤夫人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乘海澄輪離開了新加坡，循印度再經陸路返國，當他們抵達加爾各答時，新加坡已經被日軍佔領了。

新加坡在馬來西亞南端，只有一水之隔，有一道半哩長的長堤連接着，在日軍攻佔馬來西亞時，新加坡已經朝不保夕了，郁達夫在新加坡淪陷前夕，與十九個文化人乘了一艘汽船逃離了新加坡，幾經輾轉最後流落在巴東島上。當時，李筱英已經在盟軍電臺工作，他本來是想到爪哇與她相會的，可是却沒有成功。

在巴東島上是屬於荷蘭的殖民地，郁達夫沒有荷蘭的簽證，可能任意行動，一個半月的村居生活，寫下了「離亂雜詩」十一首云：

(一) 又見名城作戰場，勢危累卵潰南疆；
空標王謝迷飛燕，海市樓臺咒夕陽。
縱欲窮荒求玉杵，可能若渴得瓊漿？

石濠村與長生殿，一例釵分惹恨長。
(二) 望斷南天尺素書，巴城消息近何如？
亂離魚雁雙藏影，通阻河梁再卜居。

鎮日臨流憶祖述，中宵舞劍學專諸；
終期舸載夷光去，鬢影煙波共一蘆。

(三) 夜雨江村草木欣，端居無事又思君；
似聞島上烽煙急，只恐城門玉石焚。
誓記釵環當日語，香餘繡被隔年薰；
蓬山咫尺南溟路，哀樂都因一水分。

(四) 謠詠紛紛語迭新，南荒末劫事疑真；
從知邗上終兒戲，坐使咸陽失要津。
月正圓時傷破鏡，雨淋鈴夜憶歸秦；
兼旬別似三秋隔，頻擲金錢卜遠人。

(五) 久客愁看燕燕飛，呢喃語軟洩春機；
明知世亂天難問，終覺離多會漸稀。
簡札浮沈殷羨使，淚痕斑駁謝莊衣；
解憂縱有蘭陵酒，淺醉何由夢洛妃？

(六) 却喜長空播玉音，靈犀一點傳此心；
鳳凰浪跡成凡鳥，精衛臨淵是怨禽。
滿地月明思故國，窮途裘敝感黃金；
茫茫大難愁來日，剩把微情付苦吟。

(七) 猶記高樓訣別詞，叮嚀別後少相思；
酒能損肺休多飲，事決臨機莫過遲。
漫學東方耽戲謔，好呼南八是男兒；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然絕蕭郎鬢漸絲。

(八) 多謝陳蕃掃榻迎，欲留無計又西征；
偶攀紅豆來南國，為訪雲英上玉京。
細雨蒲帆遊子淚，春風楊柳故園情；
河山兩戒重光日，約取金門海上盟。

(九) 飄零書劍下巴東，未必蓬山有路通；
亂世桃源非樂土，災荒草澤盡英雄。

牽情兒女風前燭，草檄書生夢裡功；
便欲揚帆從此去，長天渺渺一征鴻。

(十) 千里馳驅自覺痴，苦無靈藥慰相思；
歸來海角求風日，却似隆中抱膝時。
一死何難仇未復，百身可贖我美辭？
會當立馬扶桑頂，掃穴犁庭再誓師。

(十一) 草木風聲勢未定，孤舟惶恐再經灘；
地名未旦埋蹤易，樺指中流轉道難。
天意似將頒大任，微軀何厭忍饑寒；
長歌正氣重來讀，我比前賢路已寬。

郁達夫的「離亂雜詩」十一首，絕大部分是懷遠憶舊之作，而詩中一再提到對李筱英的刻骨相思，與莫可奈何的懷念。當時他流落在荒僻的巴東島上，受到華僑陳仲培的熱誠招待，暫時有了一個棲身之所。

他住的地方是距離海邊不遠的保東村，村居寂寞，隔不可兩三天便徒步至附近的市鎮，聽巴東的聯軍電臺廣播，一來是想要瞭解時局狀況，更重要的是能夠從廣播中聽到李筱英的聲音。可惜不久後，爪哇也淪陷了，再也無法聽到「長空却喜播玉音」，釵分、音斷、香消、鏡破、燕歸、情寂，連「靈犀一點傳此心」已不可得了。

據說李筱英在戰亂中匿居印度，與一暹羅人結婚，戰後又回到新加坡工作，其時郁達夫已死，她讀到了郁達夫的「離亂雜詩」，以及李鐵民、李冰人的和詩，為之唏噓不已。及至看到了謝雲聲的詩句云：「知汝九泉難自慰，桃花已向別人嬌。」還頗為自責了一番呢！

郁達夫的「離亂雜詩」固然多數是在思念李筱英，但是不可否認的其中也有懷念王映霞的成分，就憑這些脂粉的記憶，支持着他渡過了一段艱苦蒼茫的歲月。

南荒碧玉勝小憐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，也就是王映霞在重慶與鍾賢道新婚燕爾之際，郁達夫十分狼狽的流亡到南洋蘇門答臘島上的一個小鎮——巴爺公務。

隱姓埋名，假稱是生於東京的華僑，父親經營骨董生意，化名趙康，經過當地僑界幫忙，成為這個小鎮的合法居民；又因為他能講流利的日語，因而還當了佔領該地的日本憲兵隊的翻譯，並在僑界投資下開設了一家「趙豫記酒廠」，釀造「初戀」和「太白」兩種米酒。

為了掩飾身份，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懷疑，因此急急的託人爲他作媒，所開出的條件是：不論家世，不求貌美，不拘教育程度，只要身體健康，個性溫順就行。

這樣的條件很容易物色，年甫二十歲，原籍廣東臺山，生得富富泰泰的何麗有小姐便入選了。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假巴東的榮生飯店舉行結婚典禮，在「戰時一切從簡」的托詞下，郁達夫自從離開新加坡流亡以來，破例的喝了幾杯酒，微醺乘興，寫下了四首「無題詩」，來紀念他這次「無可奈何」由「媒妁之言」而結合的「良緣」。詩云：

洞房紅燭禮張仙，碧玉風情勝小憐；
惜別文通猶有恨，哀時庾信豈忘年。

催粧何必題中饋，編輯還應列外篇；
一自蘇卿羈海上，鸞膠原易續心弦。

玉鏡臺邊笑老奴，何年歸去長西湖；
都因世亂飄鸞鳳，豈為行遲泥鷓鴣。

故國三千來滿子，瓜期二八聘羅敷；
從今好飲風雲筆，試寫滕王蛺蝶圖。

贅秦原不為身謀，攬轡猶思定十州；
誰信風流張敬筆，曾鳴悲憤謝翔樓。

彎弓有待山南虎，拔劍應慚帶上鉤；
何日西施隨范蠡，五湖煙水洗恩仇。

老去看花意尚勤，巴東景物似湖濱；
酒從雨月莊中賁，香爇觀音殿裏薰。

水調歌頭初按拍，摩訶池上却逢君；
年年記取清秋節，雙槳臨風接紫雲。

何麗有身體健壯，貧寒出身，不識字，沒有任何意見，丈夫就是她的「天」，除了一天到晚忙於家務之外，還經常笑謎謎、傻兮兮的接受着丈夫的頤指氣使，稍不順心便聲色俱厲的罵她是「笨蛋」、「傻瓜」，何麗有慣常是逆來順受，從來不曾頂撞及反駁，因此郁達夫時常對朋友們說：「娶太太還是笨一點的好！」

據說印尼華僑姑娘服侍丈夫是很有名氣的，只要作丈夫的按時把錢拿回家，她就能把裏裏外外打理得妥妥貼貼，洗衣燒飯不說，還會替丈夫洗腳擦背，吃飯時站在一旁侍候，從來不敢有與丈夫平起平坐的念頭；丈夫有事要出門，會把一應東西，準備得完全全；如果與朋友喝酒、談天、打麻將或是徹夜不歸，作妻子的大氣都不敢

吭一聲，郁達夫第三次的婚姻生活，可說是相當舒服的。

經過了王映霞的感情創傷，郁達夫對女人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病態心理。一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，王映霞的影子在他的心目中不易抹掉，王映霞的冷酷心腸更使他深惡痛絕，他把女人看成了不值得信任的「動物」。

第三次的婚姻不過是爲了情勢的需要，逢場作戲而已。「催粧詩」中的那兩句「催粧何必題中饋，編輯還應列外篇」，根本就沒有把何麗有當成一回事，因此自始至終，連個真實姓名都不肯告訴何麗有。

一個飽經憂患的中年人，與一個雙十年華純情的少女，洞房花燭夜郁達夫感受到了一種從來未曾感受過的奇趣，何麗有羞澀幼稚的情意與動作，使得郁達夫大感興奮，第二天遇到朋友們向他賀喜，於是又口沒遮攔的大談洞房秘事說：「想不到她還是個處女呢！因此催粧詩裏的那句『瓜期二八聘羅敷』，應該改爲『瓜期二八破羅敷』了啊！」

一般人都奇怪，像郁達夫那樣風流自賞的女人，又是從女人堆裏混進混出的人，怎麼會和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南荒小家碧玉結婚呢？其實說穿了，謎底倒是十分簡單的，一來是他已經對漂亮而又聰明的女人深具戒心，再來是爲眼前的情勢所迫，必須要找一個伴侶，最好是渾渾噩噩一無所知，也不會追根究底的女人。

起先郁達夫祇不過是把何麗有當成了一個「管家」，從他爲她改名爲「何麗有」，就有「何

麗之有」的調侃意味，充其量是供給她豐富的物質享受，單祇是娘姨就請了三個；及至發現這個笨瓜太太尚是不雕的璞玉之際，心中便興起了一種憐惜之意；待至何麗有爲他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大雅，他們才真正有了夫妻的情義。

抗戰勝利的那一年元旦，郁達夫在生意上作得十分興隆，家庭生活也非常美滿，但是總擔心他的身份會暴露，不測之禍隨時會降臨到他的頭上，因此就親筆立了一份「遺囑」，交給友人蔡清竹保管云：「余年已五十四歲（實際上尚不滿五十歲），即今死去，亦享中壽。天有不測風雲，每年歲首，例作遺言，以防萬一。自改業經商以來，時將八載（實際上還不足三年呢！）所得盈餘，盡施之友人親屬之貧困者，故積貯無多。統計目前現金，約存兩萬餘盾；家中財產，約值三萬餘盾。「丹戒寶」有住宅草舍及地一方，長有二十五米達，寬二十五米達，共一萬四千餘盾；凡此等產業及現款金銀器具等，當統由妻何麗有及子大雅與其弟或妹（尚未出生）分掌。紙廠及「齊家坡」股款等，因未定，故不算。

「國內財產有杭州場官弄住宅一所，藏書五百萬卷，經此大亂，殊不知其存否？國內尚有子三，飛、雲、荷，雖無遺產，料已長大成人，地隔數千里，欲問訊亦未由及也。余以筆名錄之著作，凡十餘種，迄今十餘年來，版稅一文未取，若有人代爲向出版該書之上海北新書局交涉，則三子之在國內者，猶可得數萬元；然此乃未知之數，非確定之財產，故不必書。乙酉年元旦」

奇怪的是在郁達夫的遺囑中，對於王映霞隻

字未提，固因伊人已經改嫁，且已傷透了他的心，自然是不提也罷。但對於與他分居後，十多年來仍然株守在富陽老家，茹苦含辛扶養三個兒女——潔民、天民與正民的孫荃，竟然也隻字未提，對故鄉的三個子女更沒有任何交代，顯然就有點說不過去了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在印尼的日軍聽到他們的天皇廣播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時，一時之間驚慌失措，郁達夫與高彩烈的準備迎接勝利的盟軍，遂引起當地日本人的顧忌，在八月廿九日夜間，把郁達夫從家中約了出去，從此便消息杳然的遇難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何麗有分娩，又爲郁達夫生了一個女兒，取名美蘭。何麗有携兒帶女苦撐了四年，又嫁給了印尼華僑劉松壽；前後算起來郁達夫在印尼的第三次婚姻，夫妻相處的時問尚不滿兩年呢！

寂寞身後事，九泉難自慰，郁達夫熱愛着的王映霞已經投入別人的懷抱了，患難與共的何麗有也再嫁了，倒是他的結髮妻子孫荃仍然爲他苦守，而他竟在遺囑中隻字未提，如此看來郁達夫是愧對孫荃的啊！

如何明月不常圓

抗戰勝利後，鍾賢道調任三北輪船公司蕪湖分公司的經理，王映霞帶着一隻小兒女，追隨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到了蕪湖，深居簡出，像倦鳥一樣的守在巢內，不再拋頭露面了；郁達夫在南洋遇難的消息傳到了她的耳朵裏，祇是淡淡的嘆了一口氣，似乎並沒有激起太大的漣漪。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間，富陽各界徵得孫荃的同意，出版了郁達夫的「毀家詩紀」，並以城內的一條街道命名爲「郁達夫街」，且爲他及長兄郁華建了一座紀念亭。

大陸變色後，王映霞和鍾賢道的消息便不會再出現過，經過了漫長的三十多年，一般人對於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戀愛悲劇，幾乎已經淡忘之際，由於西德漢學家馬漢茂，出版了一本有關他們婚變的書，其中公佈了王映霞一些關鍵性的信函，迫使王映霞寫了一篇「郁達夫與我婚變經過」的長文，在香港的「廣角鏡」雜誌上發表，接着又有一些有關郁、王婚變的專文及專訪，在南洋及香港各地報刊上披露，於是郁達夫與王映霞半個世紀以前，那一段段熱烘烘、火辣辣、慘兮兮、悲淒淒的愛情經過，又被炒熱了起來。

民國七十三年新年前，陳公亮於病中收到王映霞輾轉寄來的一份賀年卡，與阮毅成談起當年杭州舊事，不勝今昔之感，數日後陳公亮病逝，阮毅成作「感逝」詩云：

病中喜得美人箋，舊夢杭州總可憐；
朋輩幾多哀樂事，強顏笑談在床邊。
喘息叮嚀三日前，忽驚寒夜判人天；
紅顏好語成虛願，應是遺書外一篇。

王映霞寄給陳公亮的賀年卡，並寫着：「希望你不久就可以康復，現在還須耐心靜養。」的慰問片語，陳公亮病篤時，曾囑以是卡交給胡建中；胡建中家住杭州西子湖畔的錢王祠附近，地近「柳浪聞鶯」，目睹王映霞的卡片，回首前塵，不勝海桑人琴之痛，因有「夢繞」詩云：

絕代風華孰比肩，陳郎蘊藉亦翩翩；
西湖俊賞人何在？夢繞錢祠柳浪邊。
彌留猶轉故人箋，倚枕吞聲大阮前；
死別生離腸欲斷，如何明月不常圓！
阮毅成亦得程滄波和詩，對於郁達夫與王映霞的一段戀情，更不勝唏噓云：

白骨如山淚灑裳，故人身世太堪憐；
勸君莫說興亡事，坐對孤雲落照邊。
風月滿山馬不前，倉皇世事奈何天；
美人名士俱黃土，此是菩提第一篇。

以上三位先生，都是與郁達夫及王映霞十分熟稔的朋友，五十年前在西子湖濱交往密切，對於郁、王兩人的相識及相戀，結合與婚變也都知之甚詳。郁達夫於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却於南荒被難，以至屍骨難覓；王映霞隻身回國後，再嫁鍾賢道息影家園，這一切的過程，留給世人許多唏噓與感喟。三位先生的詩作，亦深致惋惜、追懷、感慨與悼念之意，實已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矣！

吳繼岳在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一文中說：「郁達夫風流豪放的性格，是女人最忌諱的！王映霞雖然受過相當教育，但她的性格和思想，還是一個庸俗的女人。她與郁達夫同居了以後，不能養成灑脫的人生觀，以適應床頭人的豪放性情，郁達夫又不願約束自己的性格和生活習慣，去遷就王映霞，因此，夫妻生活就難臻協調圓滿的地步，久而久之，便各走極端，終於水火不能相容！」王映霞做了出牆紅杏，並作娜拉出走之後，郁達夫決計遠走南洋，傷心之餘以期轉換環境

來療治精神上所受到的創傷；臨行之際王映霞來到了福州，於是既往不究，顧收覆水，破鏡重圓，雙雙南渡；然而抵達星洲後兩人感情始終無法融洽，吵吵鬧鬧，同床異夢，互相以文章攻訐，鬧得不成樣子，終於正式化離。」

黃葆芳在「回憶郁達夫」一文中說：「郁達夫一生很不快樂，他的感情和理智一直在纏鬥不休。他覺得王映霞對不起他，只要離開她便沒事了，但是他又深愛着王映霞，捨不得離開她，但又不能忘記王映霞對不起他的地方；結果愛恨交織，兩者不能作一選擇，遂造成了他終身的痛苦。」「郁達夫具有文人的浪漫色彩，屬於名士派，不拘小節，在公衆場合碰見女孩子，時常表現出親熱的樣子，尤其喜歡和歌星、舞女混在一起，王映霞看了自然是十分反感。而郁達夫縱使瀟灑無比，也無法容得下第三人介入他們的情感生活，王映霞和許紹棣互生情愫，郁達夫又驚又怒，不惜訴諸筆墨，於是文壇嘩然，他們的關係頓時公開破裂，而導火線已埋得很久了。」

小丞在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一文中說：「王映霞出身仕宦之家，完全是虛榮心十足的舊式小姐，必須要錦衣玉食來加以供養；而郁達夫則是一個頹廢的窮名士，而且生性浪漫，缺乏責任心，因此便註定了他們愛情的悲劇命運。」

因名在「郁達夫與詩人厲鵬」一文中說：「郁王的結合，可以說是舊式才子佳人的那一種模式。王映霞在少女時代，不失是一個聰明而又健美的姑娘，不過多少帶有點兒顧影自憐，煙視媚行的舉動。自從他們移家杭州以後，王映霞立刻

便活躍了起來，這是因為她既聰明又美麗，經過朋友們的一再吹捧之後，遠近知名，她也以此自負。加以年齡日增，無形中膽量便大了起來，物質慾望也高漲了起來。作為徒具虛名的寒士之妻，她逐漸感到難以滿足，於是便和一些名流交際起來，終於發生了不名譽的事情。

「當然，王映霞的鬧出風流故事，郁達夫自己也應該負責。當他高興時，眠花宿柳是常事，而且當着許多妓女、舞女在座時，常喜歡把太太、兒子也帶在一起，而且固執的認為：『做丈夫的可以對別的女子隨便，做妻子的對於別的男子，却不准有任何念頭。』王映霞自然不肯苟同，遂做出了醜事，郁達夫雖然一時原諒了她，但以後好像越想越生氣，不但寫了『毀家詩紀』，而且常常當着王映霞的面痛罵她是淫婦，結果重圓的破鏡，便又被拆開砸碎了。」

如壁在「郁王婚案前後」一文中說：「王映霞是名士之妻，自己更夙著艷名，交際一廣，久而久之也就欲罷不能，郁達夫遠在福州，王映霞在杭州便傳出了許多閒話。郁達夫對王映霞可稱是『珍如拱璧』，愛之深當然也就責之切了。王映霞經不住郁達夫無休止的絮聒，便心思一橫，加上『慙慙有人』，因此兩人之間，裂痕愈積愈深，即經人家勸合了，還是不能沒有隔膜。」「本來美貌之於女人，不一定就是幸福，一個女人既稟受天賦之厚，在人慾橫流，禮淪法默的紛亂社會裏，不能戒姦自守，其責任固不能單獨責成女人來擔負，但影響所至，也足以毀掉一個才人。」

英漢在「記郁達夫遺事遺詩」一文中說：「

郁、王的婚變，主要是爲着郁達夫窮困，而王映霞喜愛富奢的生活；至於達夫的風流跌宕，自然也是原因之一。」

喬志鈞在「郁達夫文學生涯」一文中更補充說：「所謂郁、王婚變，便是王映霞在杭州時與當時的名流的太太們經常來往，有如手帕交，目睹他人珠光寶氣，益覺郁達夫的寒酸與朽腐。」

高拜石在「再記郁達夫」一文中，乾脆直指：「郁、王感情發生問題以後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各有各的說法，其實說穿了，還不是帷幃之中得不到滿足，惟其如此，美妙的肥皂泡般的結合，便很容易的破碎了。」

張文奇在「一個文壇悲劇的落幕」一文中說：「王映霞撰寫的『郁達夫與我婚變經過』了無新意，年近八旬終不悔，硬要維持老面子，還在說郁達夫的不是，甚至在她的筆下，仍如四五十年前一樣，形容郁達夫是一個『瘋子』或『神經病』，王映霞不肯也不敢面對歷史事實。郁、王婚變這一公案，雖然王映霞不斷製造煙幕，轉移世人目標，使人相信她是一個受害者；其實郁、王兩人或三人的關係，在郁達夫『毀家詩紀』中，已經說得非常清楚，只是王映霞爲了自己的面子，爲了丈夫的面子，也爲了第三者的面子，到老，也許到死還是不肯承認。」

「這次西德漢學家馬漢茂公佈了王映霞當年的親筆信，照道理應該俯首認罪了，可是王映霞仍然是避重就輕，只輕描淡寫的以『情書』二字一筆帶過，內容如何則避而不提；面對當年『情書』的公開，既無解釋，也無反應，裝聾作啞，

盡講些言不由衷的老詞。郁達夫後來帶着王映霞走香港、走南洋，證明他還是深愛着王映霞而不究既往，只是想找一塊乾淨土，避開人家的閒言冷語，同時也斬斷她與第三者之間的情根；可惜愛妻已非當年的愛妻，王映霞琵琶別抱，自知覆水難收，只好堅決求去；待至隻身回到重慶，一般人更只有聽她的一面之辭了。」

「因王映霞的自白，最後還有二點感想不吐不快：一、歷史上重視當事人的發言，正如法庭之重視原告，但當事人發言未必可靠，最後發言者亦未必更具有權威性，證諸王女士之自白，應作如是觀。二、由郁達夫而王映霞、而許紹棣、而孫多慈、而徐悲鴻、而蔣碧微、而張道藩，這一連鎖的愛情故事，何其巧合如此？」

劉心皇在「郁達夫的爱情悲劇」一書中說：「郁達夫一見傾心而追求王映霞時，並未打算和他元配妻子孫荃離婚，表面上說是同王映霞結婚，而實際上便是古人的納妾。王映霞是一個有知識的美人胎子，怎甘作妾？老實說：郁、王的戀愛，一開始便隱含着悲劇的陰影。從『日記九種』的出版，呈現王映霞美人胎子於大眾之前，就像是悲劇演員的『亮相』；從上海移家到杭州居住，郁達夫隻身赴福州供職，便是悲劇的開幕；把王映霞留在杭州家中，便是悲劇的上演；抗戰開始杭州疏散逃難，到武漢發現許紹棣的情書，便是悲劇的高潮；携妻挈子遠走南洋，便是悲劇的曲折；發表『毀家詩紀』，便是悲劇的落幕。從這一幕悲劇的開始到落幕，細細看來，便可知道郁、王的愛情悲劇是怎麼回事了。公平的判斷

：王映霞和許紹棣的通姦固然是大錯，而郁達夫也應負有令王映霞傷心的責任。」

綜合以上各家對郁、王婚變的評論，誰是誰非大致上已不難找出一個接近事實的結論了；惟天下事皆有一定的脈絡可尋，獨獨「情感」一事最難捉摸，局外人看到的、聽到的或想到的祇是一些客觀的現象，距離當事人主觀的認知間或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，尤其是夫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，及不足爲外人道也的狀況，旁邊的人，誰又能真切的瞭解全貌呢？無論你是從家世出身着眼，由個性愛好之論，或歸咎於環境使然，或竟以想當然耳從傳統道德角度評論，似乎都很難作到客觀、公平而恰如其份的論斷，俗話說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」其意當在此也。

郁達夫的原配妻子孫荃是傳統婦女的代表人物，實質上王映霞只能算是郁達夫的大姨太而已，李筱英呢？就要算是郁達夫露水姻緣的情婦了，至於何麗有當然就只能屈居小姨太的份兒了。

這四個與郁達夫關係最密切的女性，每個人既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，在愛情與婚姻的舞臺上，的確各擅其勝的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孫荃苦守青燈，數十年如一日，發揮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；王映霞十二載的大風大浪，結果是以慧劍斬情絲，尋找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個春天；李筱英則是驚鴻一瞥，留下了滿天的彩霞；至於何麗有呢？完全是一個自我奉獻的小人物。算起來要數何麗有最爲可愛，也最爲惹人同情。

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」，此事自古難全，愛情尤其是如此啊！（全文完）